

ZHONGGUOGUDIANGUOXUEMINGZHUI

# 紅樓夢

•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 古典名著 图文珍藏版 •



ZHONGGUOGUOGUDIANWENMINGZH



# 紅樓夢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 古典名著图文珍藏



江西高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少儿插图版/韩琳主编.—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11

ISBN 7-81075-800-4

I. 红… II. 韩…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8157号

# 红楼梦

---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529392,8504319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760×1000 1/16 21印张

印数:1~5000册

---

ISBN 7-81075-800-4

定价:21.80元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CONTENTS

1	梦幻识通灵
8	演说荣国府
13	黛玉进贾府
22	贾雨村判案
29	刘姥姥初进荣国府
33	宝玉初会秦鲸卿
37	宝玉黛玉探宝钗
43	顽童闹家塾
49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55	元春封妃
61	大观园试才
72	当省庆元宵
81	袭人借机谏(jiàn)宝玉
86	情真意切
99	《西厢》话情
104	贾环泄妒恨
111	黛玉葬花
118	砸(zá)玉风波



## 目录

125	晴雯撕扇
128	宝玉诉衷情
133	痛打宝玉
139	患难见真情
146	海棠诗社
150	螃蟹宴菊花诗
155	刘姥姥信口开河
161	两宴大观园
167	荒郊诉情
174	风雨愁情
178	薛蟠挨打
182	晴雯补裘
187	除夕祭祠
191	元宵夜宴
195	探春持家
202	宝玉弄假成真
208	悲吟五美诗
211	暮春风筝会
214	尤(yóu)二姐之死
220	宝玉装病
223	惊吓傻大姐
229	抄检大观园



236	王夫人发怒
242	晴雯归天
246	小丫头胡诌
251	黛玉惊梦
256	两度入家塾
260	误会
266	海棠复荣
269	失玉
274	祸不单行
280	凤姐密计
286	黛玉焚(fén)稿
293	宝玉成婚
299	真相大白
306	查抄贾府
313	家败如山倒
319	惜春入空门
321	宝玉离家

## 梦幻识通灵

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原来——

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愧慚。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

二仙师听毕，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哪里听得进这话去，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乃叹道：“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愚蠢，更无奇贵之处。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一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

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

红楼  
楼  
梦



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有个空空道人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见一块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空空道人便将这《石头记》从头到尾抄录回来。后来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题了一首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石上的故事说：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西一隅有座姑苏城，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姑苏城阊门外的十里街仁清巷，有个古庙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蒙眬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它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这干风流冤孽落于何方何处，是何因果？”

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

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那绛珠仙子道及甘露之惠，也去下世为人，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还泪之说，果是罕闻。你我何不趁此也去下世度脱几个，也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蠹物交割清楚。”

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蠹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适云‘蠹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乃是“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边又有副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已忘大半。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叫贾雨



村的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因进京求取功名，前岁来此淹蹇(jiǎn)<sup>①</sup>住了，暂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士隐邀雨村来至书房。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雨村忙起身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士隐起身谢罪，自出了前厅。

这里雨村且翻书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咳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那丫鬟生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猛抬头，见窗内有人，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得这等雄壮，却又这样褴褛(lán lǚ)<sup>②</sup>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她回了头，便自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以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至庙中来邀雨村。雨村并不推辞，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茶毕，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座，先是款斟慢饮，次渐谈至兴浓。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笛，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士隐因说起雨村必非久居人下，雨村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科举考试，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gū)名<sup>③</sup>，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久有此意，兄并未谈及，故未敢唐突。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wéi)<sup>④</sup>一战，定能得意。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

①淹蹇：不顺利而延迟。

②褴褛：形容衣服破烂。

③沽名：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谋取名誉。

④春闱：又叫春试，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会试在春季进行。



置。”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sup>①</sup>，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天交三更，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晚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都中，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使人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已五鼓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命家人霍启抱女儿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去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回来时，哪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

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

三月十五日，葫芦庙中和尚不小心失火，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于是接二连三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渐渐地熄去，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甄家正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不曾伤了性命。士隐只得将田庄变卖，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变卖田产的银子，拿出来托他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怨他们不善过活，一味好

<sup>①</sup>黄道之期：迷信的人认为宜于办事的好日子。

吃懒做，土隐心中未免悔恨，更兼上年惊唬悲痛。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这日甄士隐拄了拐杖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拓，麻鞋破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期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些‘好’‘了’‘好’‘好’。”那道人笑道：“你如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青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病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



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当下轰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哪讨音信？无奈何，与两个旧日的丫鬟，日夜做些针线发卖度日。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红  
楼  
梦



## 演说荣国府

这日，那甄家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地过去，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员过去。丫鬟倒发了个怔，自思这官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

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得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

那些人又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赔笑道：“小人姓封，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管什么‘真’‘假’，因奉太爷之命来问。他既是你的女婿，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稟，省得乱跑。”说着，不容封肃多言，大家推拥他去了。

封家人个个都惊慌，不知出了什么事。约二更时分，封肃方回来，欢天喜地。众人忙问端的，他说道：“原来本府新升的太爷姓贾名化，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才在咱门前过去，因见娇杏那丫头买线，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将缘故回明，那太爷倒伤感叹了一会儿。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来。’说了一会儿话，临走倒送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伤感。

次日，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得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cuān)

# 演说荣国府

duo)<sup>①</sup>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雨村欢喜，乃封百金赠封肃，外又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

这娇杏便是那年回顾雨村的甄家丫鬟。谁想她命运两济，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载，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她扶侧作正室夫人了。

原来，雨村因那年土隐赠银之后，便起身入都。至会试之年，中了进士，分发到外省做地方官，今已升本府知府。

雨村在知府任上，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参他一本。龙颜大怒，即批革职。文书一到，本府官员无不喜悦。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恨，面上仍是嬉笑自若，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送至原籍。自己却是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这一天，他来到了扬州。

在扬州有一个管理盐务的官员，姓林名海，字如海。这林如海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享尽荣华富贵，但年已四十，只有一个儿子，偏偏去年又死了。现在只有他的嫡(dí)妻<sup>②</sup>贾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黛(dài)玉。

这林黛玉聪明秀丽，因而她的父母视她如珍宝，想让她读书识字，当作儿子一般抚养。

此时，贾雨村患了伤寒<sup>③</sup>，病在旅店，养了一个月的功夫才痊(quán)愈。因他身体疲倦，加上盘缠不继，便去林如海家，当林黛玉的家庭教师。林黛玉年纪小，身体又很弱小，常常停课养病，因此贾雨村十分省力。

眼看一年的光阴又过去了，谁知林黛玉的母亲因病去世了，林黛玉哀(āi)痛过度，一连几天不上学。贾雨村无事可做，又值

①撺掇：从旁鼓动人做某事。

②嫡妻：宗法社会称正妻为嫡妻。

③伤寒：中医指外感发热的病，特指发热、恶寒无汗、头痛项僵的病。



风和日丽，他饭后便出来散步。

他信步来到城外的一家乡村酒店，想进去独饮几杯，正当他款步走进店内的时候，店里有一个人起身大笑，冲着他说：“奇遇，奇遇！”

贾雨村一看，原来是自己的旧相识——京城中做古董<sup>①</sup>生意的冷子兴。两人说话投机，以前十分投缘。

他忙笑问道：“老兄什么时候来这儿的呢？今日偶遇，真是奇遇！”

冷子兴答道：“我在这儿遇见一个朋友，他留我在扬州多住几日，过些时候可就要出发了。”



他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又叫了几道菜，两人便闲谈慢饮起来。

贾雨村问：“近日京城有什么新闻吗？”

冷子兴反问：“你听说过荣国府和宁国府吗？”

贾雨村笑了笑，答道：“怎么会不认识！去年我到金陵(líng)地界，从他们老宅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把大半条街占了呢！”

“唉，”冷子兴叹了一口气，说，“这两家也不比以前那么风光了。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面的架子还好看罢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他们家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了！”

雨村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这样诗礼之家，怎么会不善教

①古董：古代留传下来的器物，可供了解古代文化的参考。



## 演说荣国府

育呢？我听说这宁、荣二家，教育最有方的。”

冷子兴又叹了一口气，说：“我告诉你吧，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两个同胞弟兄。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名贾敷，至八九岁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贾敬一味好道，一心想成神仙，其他的事都不放在心上。幸好贾敬早年生了一子，名贾珍，因他父亲要作神仙，便把官袭了。贾珍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贾敬老爷全不管事，这贾珍哪里肯念书，一味玩乐，就是把宁国府翻过来，也没有人管他。

“再说荣府吧！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了金陵的名门望族史侯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如今贾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次子贾政，自幼酷爱读书，如今已升了员外郎了。这贾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要妻生子，一病死了；王氏夫人第二胎生了一个小姐，在大年初一出生，这就奇了；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他出生的时候，口里竟含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就取名叫宝玉。

“你说这事奇不奇怪？”

贾雨村笑着说：“果然奇怪，只怕这人含玉出生，来历不小！”

冷子兴冷笑道：“人家都这么说，但这孩子淘气异常，他祖母爱他如珍宝。说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我便觉浊臭逼人！’你说好笑不好笑？”

贾雨村听了，半晌不语。冷子兴又道：“不过，便是贾府中，也有不错的。贾政老爷的长女，名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送入宫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是赦老爷之女，名迎春，三小姐系政老爷次女，名探春，四小姐是宁府贾珍的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她们都跟在祖母这一边读书，听说个个不错。”

贾雨村这才笑道：“这倒没错。就说我家那东家的女儿，她母亲是荣府中贾政、贾赦的胞妹。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和其他女子不